

书山有径

重绘文学史“地图”

张英进教授谈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李涵文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文学系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学者张英进前段时间来同济讲学,以其丰富的中西学术背景、宽广的学术视野建构起中西文学、电影、都市文化、跨学科研究等领域的对话空间。

中外现当代文学研究差别在哪里?如果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那么一部历时性的文学史显然非常必要。以往我们观念里的文学史,就是按照时间的顺序,给读者一个文学演进的脉络,并对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做出权威判断,似乎某个时期的某个作家作品某个流派在当时更加重要。可是,文学演进本身就是变幻的,任何一种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来讲都是历史的想象的方式,是与社会、时代、读者、文学生产诸多因素融合的结果,视角不同书写方式就有可能不同。

张英进教授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中国学界和北美学界50年来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文学史的编撰”:在中国,从1951年到2007年出版了一百多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而英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有夏志清编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张英进分别阐释了由于意识形态和批评方法不同而呈现的文学史写作的不问:“在国内,文学和政治一直紧密结合。”他介绍,90年代以前,文学史伴随着鲜明的政治特点,对作家作品的品评都有模式化的预设。比如国内传统上以1919年五四运动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分水岭,将前后分为近代、现代、当代,这本身就依赖于政治性的时代划分。1951年王瑶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把文学史和政治史紧密结合,此后文学有了明确的敌我区分,大量作家隐退历史舞台。1955年在丁易编的文学史中把现实主义定为主流,作家分为“革命”(蒋光慈)、“进步”(老舍、巴金)和“资产阶级”(徐志摩、沈从文)。直到80年代末学界掀起“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之前遭排挤和删除的作家和作品才重新回到现代文学图景中。

与国内文学史的书写更侧重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不同,海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为我们呈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多元与复杂的局面。夏志清认为基于作家个人的“文学纯洁”和文本的“精品”成就是首要的,他把张爱玲提到最显赫的地位,认为她是理想化的“文学纯洁”的典范。夏著对于作家研究的意义要大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作家论也影响到了之后的作家,由李欧梵所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和耿德华(Edward Gunn)《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都代表了北美文学史研究的典型特征,即作家论大于文学史论。文学史学研究的新变化进入90年代以来,似乎中外学界都在为怎样书写文学史寻找着自己的答案。在中国,国内高校竞相推出自己的文学史版本,出现了“重绘中

国文学地图”的雄伟景观,同时这一领域的繁荣强化了将文学史“从整体性上考察中华民族文学的总体特征”这一整体性特点,“而北美文学史学则出现了另外一种视野。”张英进介绍说,进入全球化时代,随着当代史学研究范式的变化,文学史研究也出现了相关的变化,比如不再刻意追求整体性,不再强调其中的连续性和线性发展的关系,而重视其断裂性。文学史的书写出现了两种范式,即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史和比较的文学史。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史承认文本的多样性、复杂性,不再强调其内在观点、逻辑的一致性,片段之间可以相互质疑和讨论,可以矛盾,直接呈现冲突,不下定论,拒绝封闭的结论。“就如同进入一个图书馆或者艺术的画廊,有很多个入口,读者可以自己选择哪一个入口进入,同时让读者看到不同的矛盾体验。”张英进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继而他讲到,哈佛大学编的《新法国文学史》就属于这一类,作者选择历史上的199个事件、瞬间、断裂,定为法国文学史的关注对象,同时它展现了文学在其文化语境中的全景图样,这种语境包含音乐、绘画、政治等。

比较文学近些年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它的特点是不放弃大的叙事结构,但不从起源、成长、成熟、衰落这一线性方式叙事,它启用“枢纽点”的概念,把文学事件看成若干个枢纽,更强调不同枢纽之间的组合与互动,由此建立起新的文学架构。为了充分阐释某一文学的语境,可以把它推入到相关的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等研究中,所以比较的文学史也是跨学科的,整合学科间的研究成果。比较文学培育了一种多层面的模式,可以让史学家、文本、读者之间进行多声部的有效沟通,这种沟通始终保持开放的状况。对于国内文学史研究来讲,比较文学史的形式引人深思。

海外学者擅长以文学为依据来求索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现实。随着中国崛起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以文学来探求文化、文明的内在动力、追寻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显得越发迫切。基于此,海外学界加快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深耕的步伐。据张英进介绍,除了王德威主编的《现代中国新文学史》外,邓腾克(Kirk Denton)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指南》即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张英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指南》将由英国Wiley—Blackwell出版社出版,罗鹏(Carlos Rojas)与白安卓(Andrea Bachner)主编的《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即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三部文学史都将归属于比较文学史范畴,预计先后于2015年推出。这四部巨著代表海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将成为欧美中国现代文学领域50多年来最集中的一次整体、系统、深刻的回顾、总结与展望。(同济大学)



年画 ■王方荣

闲话花样

紧绷绷

■郑树林 文 剪纸

“还要买介许多化妆品做啥,依看看介新格电脑就勿要了,买房子格贷款每个号头要还,弄的屋里厢开销也紧绷绷格,依阿好节省点。”

“衣裳大橱里摆勿佬了,依还要买,人民币又勿是橘子皮,是阿拉一眼眼赚的来格呀,依看看叫现在世界上格金融危机闹得加结棍,阿拉公司老板发工资奖金都有眼紧绷绷了!”

这段时间街坊邻居中,无论工薪阶层还是开公司的,大家说的最多的可能就是这紧绷绷的闲话了。

紧绷绷,绷绷紧都是属于上海闲话中的形容词,紧绷绷以前是形容穿衣服,小时候穿衣服买衣服并不像现在只要有钱就可以到服装店去购买,各种款式、各种品牌、各种面料都有,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身材要求量身定做,那时一件衣服买回来可能要穿几年,所以当时买衣服时考虑到要发育长身体,买衣服时大都会买大一些的。但是孩子

每年甚至于每个月都在生长,有时候根本就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刚开始穿时需要绷绷紧,特别是衬衫一定要束在裤子里,而第二年这衬衫穿在身上已经是贴在身上了,一不小心就会撑破,紧绷绷的了。

而今为了显示自己的身材,也需要穿得紧绷绷的,九分裤把女性的线条包裹得紧绷绷,体现出一种美感。许多人为了这样的紧绷绷,甚至还要不惜一切到医院美容院去减肥瘦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减肥瘦身也需量力而行,不要因为减肥瘦身弄得自己的工资卡里的钱紧绷绷而烦恼。



收藏天地

铜章含香如书香

■徐崇伟 文

20多年前,我在业校学习期间喜得学校馈赠的教师节纪念章。这枚纪念章外有透明塑料袋包裹,直径46毫米,光边有廓。章的正面图案是只侧立的绵羊,上端沿廓有“庆祝第七届教师节”,下端横排“一九九一年九月十日”文字;背面图案有书、齿轮、麦穗和祥云等对称花纹,中间是篆书“尊师重教教书育人”和草书“桃李满天下”两行文字,下有“辛未”农历和“jy”拼音缩写。

从章的材质看,它有传统铜章的紫铜质感,但似乎缺少了紫铜那样的厚重,像是一种新型复合金属材料。从艺术角度说,这枚纪念章的视觉冲击力不是很强,但嗅觉吸引了我关注的眼球。端详它会有一股檀香萦绕,放下后手有余香。于是,我将这枚神奇的纪念章放在瓷罐里,愿这股香气能一直陪伴我的学习生活。

几年过去了,我完成了本科学业。欣喜之余打开瓷罐,居然香气还是那样的醇厚。这时我不再吝啬,将纪念章从封闭的瓷罐转移到半开放的书桌抽屉里。渐渐地抽屉里的松木味也带有好闻的檀香了,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为了探究这枚纪念章的神奇,我从它的包装塑料袋上寻得线索,“含香纪念章”、“核工业部第八研究所”,这些文字分明是说这枚纪念章的出处。于是,我找到了核工业第八研究所的网站,在网站的产品介绍里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金属工艺美术制品,是八所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充分发挥从事粉末冶金技术的特长,加以开发和拓展的涵盖美术鉴赏意义的纪念性工艺产品。曾经为第四十三届世乒赛、八届全运会、香港回归、核工业建部40周年等大型活动,提供奖牌、纪念性工艺品。”噢,这是一枚用粉末冶金工艺制作的纪念章。粉末冶金是一种以金属粉末为原料,经压制和烧结制成各种制品的加工方法,它具有独特的化学组成和机械、物理性能,而这些性能是用传统的熔铸方法无法获得的。粉末冶金属于新工艺,它是将主要组成材料分解成许许多多的细小颗粒组成的粉末;然后将粉末装入模具型腔,施以一定的压力,形成压坯;最后进行烧结,成为产品。

自古有“以书为香”、“视铜如臭”的比喻,回望这枚用现代工艺制造的含香纪念章,将两个意义相对立的词汇融合在一起,可谓构思深邃含蓄。书而有香,我以为是泛指书中文字的内容;铜章含香,我何尝不是以心灵来感应铜章上的文字图案。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人生智慧

闲话读书

■丁国平 文

像读书这样的话题,原不在新旧上,正同“民以食为天”,古今相若。

一个民族的盛衰与强弱,原不在数量上的多少,而在质量上的高低;一个民族质量上的高低,原不在物质上的富裕与安逸,而在精神上的强健与进取;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强健与进

取,原不在表面的繁华与好看,而在国民素质是否优秀。

时下国人批评自己的同胞,总用“中国人素质太低”来评价,不知是否包括自己在内?国门大开,国民自由进出,素质问题很是凸显,然而只发现问题,而不找问题的症结,于问题的解决又有何用?

在我看来,素质的问题有千般说法,百家争鸣。我以为,还得归结到不读书的缘故。人们常说,读书不是万能的,不读书是万万不能的。不读书则无知,无知则无畏;无畏则无忌;无忌则无所约束。要提高国民素质,

非提倡读书不可。当然,进入信息社会,读书的形态可以多种多样。

我以为,不读书则罢,若读书,就应该好好想一想读书的“三方”形态。即读书的方向、读书的方式、读书的方法。

读书的方向即一个人为什么要读书?看起来这个问题很土,却很关键,是为了升官发财,还是成为有用之才;是为了当一名学者,还是做一个有趣味性的读者;是为了满足“饭后茶余”的谈资,还是真正提高自己的素养,读书的偏重与沉淀自然有所不同。故读书的方向是读者进入读

书世界的第一道关隘,这个问题不解决,读书难以见效。

读书的方式,即一个人采取的读书模式,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的,或者是兼而有之;是鲸吞式读书,不管什么书全部读之;还是蜻蜓式读书,什么书都点到为止?抑或是蜜蜂式读书,在吸纳信息、资讯的基础上,重新酿造新的蜂蜜;是集中心围绕问题读书,收集资料与书籍进行系统研究,还是“兴来则往,兴尽则归”的读书?这是读书的第二道关隘。

读书的方法,只有在读书方向与读书方式趋向一致时,方法才能

发挥最大的作用。什么时候采用浏览式的速读,什么时候采取咀嚼式的慢读;什么时候用摘录法,什么时候用眉批法;什么时候做浓缩性全文摘录,什么时候撰写心得体会;什么时候在理解全文的基础上,对全书进行系统评论,都要根据读者的需要来加以调节,这是读书的第三关隘。

无论你是谁,只要破除了“读书的三道关隘”,就一定会领到一把金灿灿的钥匙,有了这把钥匙,必能自由地闯进知识的殿堂。此时,内心美了,看一切都是美的。